

云南文史

滇疆兴业凝华章 唐宋技艺焕荣光

——三国至唐宋时期云南生产技术的发展

苏醒

彩云之南，钟灵毓秀。三国至唐宋时期是这片土地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，经济生产较秦汉实现长足进步。从牛耕技术的引入，到桐华布的织就；从日行五百里的云南马，到吹毛透风的云南刀，农桑水利、畜牧纺织、盐矿冶炼百业并兴，书写出边疆繁荣的早期华章。

农桑润泽庶日用 水利滋养沃野千里

三国时期，云南农业生产已采用牛耕技术。公元225年，诸葛亮平定南中后，任用当地大姓为官并征收耕牛、战马等物资，足证此时牛耕技术已普遍运用。相较于人力锄耕，牛耕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。加之蜀汉在滇东鼓励屯田，农业规模迅速扩大。这一时期建宁郡土地平敞，田地广袤；永昌郡土地肥沃，宜谷宜桑；永宁郡“龙池”专事水稻灌溉；牂牁等地虽仍在刀耕火种，但较秦汉时已有明显进步。稻、黍、粟、豆等作物广泛栽培。越嶲、永昌地区兴起桑蚕养殖。南北朝时期，铁器逐步运用于农业，为后期技术提升奠定基础。南诏时期，农作与灌溉技术显著提升。曲靖以南、滇池以西的广大区域得以开垦并形成“梗稻一大麦”的轮种模式。房前屋后隙地与高地亦合理种植麻、豆、黍、粟等作物。耕作时采用“二牛三夫”法，即一人在前牵牛，一人坐在两牛之

间的水杠上，一人在后面把犁。《南诏中兴二年画卷》上的牛、犁图像即为其生动写照。针对山地丘陵地形，民众沿等高线修筑梯田，以土石筑埂保持水土肥力，再配合灌溉工程，将其改造为“殊为精好”的优质水田。

南诏王还大兴水利。“南诏德化碑”所载“息塞流潦，高原为稻黍之田”就彰显了其兴修水利、改造梯田之功。“横渠道”“锦浪江”“高河”等水利工程相继建成，也为农业提供有力保障。至大理时期，云南的农业技术已达到同期四川资中、荣县之先进水平。元朝初年，郭松年途经大理所见祥云、凤仪、神庄江的灌溉之利、弥渡“禾麻蔽野”的富庶之景，皆得益于大理时期所建的水利设施。此外，祥云段家坝、弥渡赤水乡、昆明金汁河、银汁河等水利工程的建设，也大大增加了农田产量，助百姓少受旱虐。

畜牧蕃息牲畜千群 织锦护佑边民冷暖

三国以来，牛、马、羊为云南主要畜牧品种。畜牧业不仅关乎民生，更支撑着军事征战与交通往来。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征收耕牛、战马，足见其在农业、军事和运输中的重要作用。“云南马”渐成全国名产，北周益州总管梁睿奏称“云南出名马”，滇池“神马”与家马交配生出可日行五百里良驹的传说也广为流传。在边远山区，畜牧业更是少数民族生计所系。建宁郡夷人在丧葬祭祀中多宰杀牛羊，相邀宴饮。羊皮、羊毛亦广泛用于日常生活。南诏时期，畜牧业更加兴盛。西盟地区水草丰茂，沙牛繁殖迅速，天宝年间每家多有数十头。西洱河昆明蛮逐水草而居，部分族群还驯养大象、犀牛代耕。马匹的养殖也因地制宜：越嶲（今腾冲）地区水草优质，尤适养马。幼马一岁即以莎草笼络，三年内饲以米清粥汁，六七年便可培育出日行数百里的良驹。当时养殖多为野放，唯南诏王城阳直羊及大厘、邓川等地实行圈养，喂马数百匹。后期还专设主管管马牛，足见其地位之重。猪、羊、猫、犬、骡、驴、兔、鸡、鸭亦广为畜养。大理

时期，畜牧业愈加发达。“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”，云南元谋、武定、大理、剑川、通海、建水、保山、腾冲等地皆为著名产马区。北宋初年起，宋廷即通过黎州诸蛮收购大理良马。南宋时，顶级良马价值黄金二十两。“云南马”虽体型矮小，却善于负重、耐力超群，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赞其为“可托付生死”之坐骑。

与此同时，纺织业亦蓬勃发展。永昌等地居民以木棉花纤维织就洁白耐穿的桐华布，又以红麻纺成色彩鲜艳、质地紧密的兰干细布。二者在三国两晋时期成都销往中原，声名远播。中原织锦技术随蜀汉经营传入，中原文化的传入也进一步推动云南纺织技术的进步。南诏时期曲靖至滇池一带多养殖柘蚕，抽丝纺织后，粗绢供普通民众穿着，贵族则服精细细布。川西之战后，南诏从四川带回大批工匠，始能织造绫罗等复杂织物。至大理国，云南羊毛毡布质量冠誉西南，上至贵族下至普通百姓皆披，昼披夜卧，雨晴寒暑不离身。一方织物，既见实用之需，亦承载着边地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历史记忆。

制盐开采山泽宝藏 冶炼锻铸国之利器

盐与金属皆为民生与战略要物。云南矿藏丰富，自三国至唐宋，制盐与冶炼业稳步发展，成为支撑社会运行的重要行业。两汉时期，中原王朝推行盐铁官营，在连然（今昆明安宁）设盐官统管产销。三国、两晋时，连然盐井供应着整个南中地区，规模与产量蔚为可观。南诏、大理时期，盐产地持续增多，技术亦有进步。据《蛮书》所载，彼时安宁仍为云南盐业核心产地。升麻（今寻甸）、通海等地居民皆食安宁井盐。而览城（今广通与牟定交界）内琅井所产之盐，洁白味美，专供南诏王室。此二处提取食盐皆采用较先进的煎煮法。川西昆明城（今四川盐源）有大盐池，战略位置重要，一度为吐蕃控制。吐蕃制盐法十分简陋：以卤水浇柴，焚柴成炭，再取炭上结晶盐，所得盐味苦涩且杂质多。贞元年间南诏收复后改用煎煮法，品质大为提升。南诏对煎煮有专门法令，除少数官控盐井外，其余大多由民间自由煎煮，不征榷税。所产盐以“煎盐”计，每煎约一两或二两，以便交易。大理国时期，南诏并盐生产延续，但因需求日增，两广、交趾海盐亦大量输入。

金属冶炼方面，堂狼地区（今东川、会泽一带）的白铜自汉代起就享有盛名。三国两晋时期，铁器制造开始兴起。至南诏技艺显著精进，有了锻钢和淬火技术。矢、矛、枪、剑、刀等铁制武器种类繁多，尤以“铎鞘”“郁刀”“浪剑”最为著名。当时尚武之风盛行，不问贵贱，皆剑不离身。造剑须反复烹炼锻打以提纯。浪人诏所铸剑尤为精利，称“浪剑”。“郁刀”则以毒药、虫、鱼、白马血淬炼十数

年制成，杀伤力极强。而“铎鞘”则堪称南诏品质最为精良、最具传奇色彩的武器：其状如刀戟，刃上有孔洞，初出于丽水（今丽江），相传为磨齿蛮越析诏天降神器，其状如刀戟，刃上有孔洞，初出于丽水（今丽江），相传为磨齿蛮越析诏天降神器，其状如刀戟，刃上有孔洞，初出于丽水（今丽江），相传为磨齿蛮越析诏天降神器。

【作者单位：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（文献研究所）】



在赵泽熙手中，一枚普通的蛋壳被赋予新的艺术生命。



赵泽熙展示自己的作品。



在厚度只有0.3毫米左右的蛋壳上镂空雕出山水人文，靠的是技术和耐心。



赵泽熙所用的蛋就是很普通的鸡蛋。

黄壳蛋，这是他眼中的“上等原材料”。“每一种蛋壳，我都会用手去触摸、用心去感受。”他眼神坚定地说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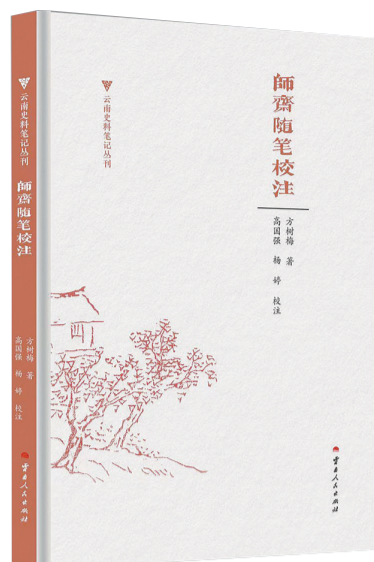
2012年，赵泽熙感觉自己遇到了瓶颈，干脆远赴山东，拜省级非遗蛋雕传承人单孟渤为师。系统的学习让他的手艺再上新台阶。此后十多年的时间内，土鸡蛋、鹌鹑蛋、



一支笔、一把刀，在赵泽熙手中，普通蛋就有了艺术生命。本组图片均为本报记者黄兴能摄

方树梅的《师斋随笔》

高国强



作者供图

晋宁人方树梅（1881—1967，字雁仙）是著名的文献学家，毕生从事云南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，为云南文献的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其代表作如《明清滇人著述书目》《滇南碑集》《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》等已整理出版，为学界所重。然其著述尚未刊行者甚多，笔记《师斋随笔》便是其中一种。

“师斋”既是方树梅之号，亦为其书斋之名。“师”指清代乾隆时期云南文献大家师范（号荔扉），纂辑《滇系》，在云南学术史上享有盛名。方树梅曾言，于滇贤中最崇拜荔扉先生，因搜集师范书画诗文甚多，故以“师斋”为号。

《师斋随笔》共一百一十余条，所记皆关于云南，凡史事、地理、人物、文献、碑刻、古迹等无不包罗，是一部专门的云南掌故书。与杨琼《滇中琐记》、袁嘉谷《滇绎》等同时期滇人笔记相类，这些著作不仅是近世滇人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体现了作者热爱乡邦的真挚情怀。方树梅有诗云：“生滇爱滇有滇癖，滇中文献滇有光”，正是其自况。

方树梅此书，条目编排虽比较随意，但可大别为以下三类：

一是考订类。如《晋宁》条梳理晋宁的历史沿革，以为晋宁命名之义，取晋时即“安蛮”之义。人民国后，避讳已废，应仍用“蛮”字；《庞遗》条考证晋宁州秀才庞逸应为晋宁人；《秦陶夫妻樊氏》条据《元史》《山西通志》等书，考证道光《云南通志》、道光《晋宁州志》所载樊氏并非云南晋宁人；《永历崩所》条指出《广阳杂记》所载永历崩于北门库、扬灰莲花池之说错误；《唐池南诸贤世系考证》条据《唐氏族谱》考辨晋宁唐氏家族的世系流变，纠正方志、传记等误。

二是掌故类。如《李定国屠晋宁》记顺治四年（1647）李定国屠杀晋宁的惨事；《李鹤峰剪语》《李鹤峰赠李北路诗》《李翊》《李兰贞》诸条记晋宁李因培（鹤峰）家族事迹；《张孔铸》条记明季廖膳生张孔铸抵抗李定国屠杀晋宁殉难事；《凌牧事》条记清初逸士凌牧事的隐逸生活与著述；《詹熙斋》条记沔西詹熙斋为龙济光题联事；《何少农佚事》记何彤云观见道光皇帝巧于避讳事；《忠爱坊火灾》记1924年忠爱坊火灾原委。

三是文献类。如《过莲花池》《虞陵奉祀礼成恭纪》《题丁仙坡先生重泛星源图》《马哈只碑碑阴郑和题记》《题滇池夜归图》《谒余忠宣公墓》《孙稚翁（登拓楼）》《方以智词》《邓和尚（霍场老人诗序）》等，都是照录与云南相关或是滇人所作诗文跋语。如《郝将军太极》《广见》《黄文洁》《朱赤谷》《赐书堂》《师荔扉山水》《谷西阿（仙禽图）》《幻中幻图》等条，也录有相关题跋。

当然，上述三类并不是完全区别开来的，这里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和眉目清晰，才略作分别。

综观全书，文献类占据全书的多数篇幅，这些文献之中，有不少是很少见的，甚至是别处所不载的。如《云程万里歌》一诗，也叫《驿路歌》，或说是张汉所作，其抄本今藏台北傅斯年图书馆，一般人难以窥知全貌；方树梅曾得一本，并将其全部抄录下来，收入书中，其嘉惠读者实非浅显。又如《谷西阿（仙禽图）》条，录谷西阿（西阿）赵藩题诗。此图，方树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“出售文物保管委员会，转博物馆供诸众览，诿意博物馆另裱，亦将题诗抛弃”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只能在《师斋随笔》中看到它。赵的题诗了。这些记载无疑起到了保存文献的作用，同时也具有校勘、辑佚的价值。

《师斋随笔》虽未经刊行，然内容丰富、考订精审，是研究云南历史、人物、文献、碑刻、古迹的重要参考，亦为近世滇人笔记中的佳作，其价值有待学界进一步发掘与利用。（作者系云南大学图书馆员）

本版主编：云南日报理论评论部
电话：0871-64162931、64195021
邮箱：ynrb-llb@yndaily.com
更多理论评论文章、视频
请关注云南理论网、云南日报新理评微信公众号